



美食美文美信阳

——读《信阳杂文学会优秀作品选》

于文岗

信阳，数次路过，两次到过，且有文缘，关注有加。近得新出版《信阳杂文学会优秀作品选》，遂即翻阅，粗览细读，47位作家、126篇文章、40余万字，杂文、随笔、散文洋洋大观，聚焦一个字：美——美食、美文、美信阳。

—

信阳有大别山、淮河源及淮河横贯全境造就的许多湿地，让信阳物产丰饶、特产多、特色优质食材多。于是乎，《中国出了个信阳菜》，这是王西亮的一篇重头长文。作者是信阳杂文学会会长、《中国信阳菜》杂志主编，谈这个话题的权威性不言而喻。文中应有尽有，想不到的也有：朱元璋与“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的信阳潢川。朱元璋化缘途中，饿昏在路边，被一好心农妇救下。农妇用萝卜块、青菜叶、两块干豆腐和半碗有些发馊的剩米饭，熬出半盆粥汤给朱元璋充饥。朱元璋觉得这是平生吃过的“最好最香”的东西，问起菜名，略通文墨的农妇便以“珍珠翡翠白玉汤”告之。朱元璋登基后，遍寻这位农妇，请她进宫如法炮制，却再找不回当年滋味。农妇回到家乡后，珍珠翡翠白玉汤故事不胫而走。有人受此启发，以豆腐、白菜、萝卜为主料，佐以五花肉、猪血等做成烩菜，又在原菜名上加“玛瑙”二字代指猪血，谓之“珍珠玛瑙翡翠白玉汤”。后经不断改进，便成了今天信阳炖菜中的杀猪菜。

若说《中国出了个信阳菜》是史实论、现实论、特色论、发展论的宏论，那么肖东的《兼容并包的信阳菜》，显然是一篇信阳菜杂论。该文从信阳“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南北交融、东西互通的历史人文与饮食习惯，以及信阳人食物链长、“会吃、好吃、能吃”等方面，论述信阳美食：“很多传统技艺都有南北之分，比如禅宗有‘南顿北渐’，绘画有‘南宗北宗’，武术有‘南拳北腿’等，而餐饮更加细分，‘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信阳菜八大菜系不沾边，东西南北居中间……金庸武侠小说里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信阳菜会不会成为菜系中崛起的‘中神通’呢？”另

有“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来一半馍”“信阳是河南最会做鱼、最会吃鱼的地方”“鸡鸭鱼肉蛋、猪狗牛羊兔、鹌鹑鸽子蛙、泥鳅黄鳝虾、乌龟老鳖螺蛳贝等，在信阳都有得卖”“罗山八大碗”“浉河三大盆”“信南四大盆”，说的都是信阳美食。“信阳独有的还有以茶入菜，如毛尖虾仁、毛尖炒鸡蛋等；以紫云英入菜，清炒或凉拌皆可，紫云英是信阳地理标志物之一”“信阳人擅长做菜做饭，特别是男人，大多是厨艺高手，不管在外职位多高、生意多忙，回家都亲自下厨”，这难道不是美食生成的美德吗？

书中写信阳美食的文章尤多。吴万夫写的《打糍粑》，把光山县千年传统名吃、过年盛事以及糍粑做法、经历感受写得活灵活现、有滋有味。罗山作家袁博把“罗山三绝”：大肠汤、油茶、米面膜，写得风味浓郁，令人垂涎欲滴：“在罗山，大街小巷都有大肠汤馆……附近几县甚至信阳市区还有不少人开车专程来罗山吃这大肠汤。”冯玥瑛的《我家小儿好美食》更是饶有风趣。

小吃是一个地方最抢眼的美食名片。王西亮另文写的《小吃文化里的大明港》，说的即是信阳重镇明港以火车站为中心形成的麻辣鸡头、沙炒土花生、炆锅面、明港驴肉“四大著名小吃”。信阳是小吃海洋，那年秋天，我和友人漫步信阳小吃夜市，不是小吃街、小吃城，是小吃广场，一个连着一个，那氛围、那火爆场面，令人难忘。

二

美食饱腹作美文。美文何其美？余道金的《麦浪啊，麦浪》《情满信阳海》《秋染睡仙桥》，看题便觉文韵之美。高伟的《世上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家人回家开门的声音；文题皆藏着一一种对至深亲情的赞美。花钰婷的《梦遗大相国寺》，散发着一一种浪漫的追寻美；而“人到中年，她发觉自己，愈发独了。这个‘独’不是孤独的独，也不是《说文解字》中‘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的独，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她逐渐摒弃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不必要的圈子，不必要的社交，不必要的虚情假意，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而小‘我’却

在心底逐渐放大，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真好！”则是一种成熟的美。杨柳的宣城游记，以汤显祖“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起笔，自明高洁之志。随后，“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竟成了作者游谢朓楼、敬亭山的导游。即便在桃花潭与查济古村的分道口，车子右转前往查济，也不忘用“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与诗仙作别。游查济，又拿来“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祠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这首不知名小诗抒发情怀。返程时，车里正播放“我也曾去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的戏曲唱段，遂化用此句，为游记拟定《打马过皖南》标题。赏读此文，一路青山隐隐、绿水悠悠，一路风景、一路诗情，倘若李白有知，想必也会击节赞许。若说《打马过皖南》显现的是秀雅之美，那么陈俊峰《大地母亲，我们没有别的比喻》，蕴含的便是深沉之美：“是的，大地母亲，我们没有别的比喻。无论是形貌还是感情，她都充分展现了一位母亲博大鲜活的生命体啊。我们，以及存在和曾经存在的生物、物种、种群，都是她的孩子——众多的孩子，没有边际的孩子，无穷无尽的孩子，丰富多彩的孩子，全部由她萌发、孕育、培养、赋予；威猛或者娇小，凶残或者善良，强悍或者软弱，美丽或者丑陋，高贵或者粗俗，智慧或者笨拙，都依偎在她的怀里、臂弯和腋下，攀附在她的脊背、肩膀或头顶……”再看何正权《死生之事》所及“生命不息，送行不止”，以及“人生有无价值”“如果灵魂不灭”“可否不死而永生”等思考，就透着一一种探索之美了。

三

作家们将信阳之美凝于笔端。田君的《荆楚文化思考》说：“信阳地处江淮与黄淮中部的淮河南岸、大别山北麓，处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无论是以历史视野观察，还是从现实角度审视，这里对楚文化的认同，无疑要重于对中原文化的认

同。”一语道破信阳的文化叠加、精深恢宏特质，当是信阳之大美。冯登立的《息县，最美的你》开篇即言：“被称为‘中华第一县’的息县，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地方。正因为有了息县，信阳便多了三分趣味、七分神韵。提起息县的美，需要泡一杯茶慢慢赏，静静品。”王西亮《信阳第一“硬菜”》中剧透：“今天说的这道菜，却是许多食客不曾品尝过甚至无缘谋面的信阳第一‘硬菜’……有一家不惹眼的餐饮门店。门头没有丝毫夸张，甚至显得有些低调，写着‘山饭子’这个粗浅又略带隐晦的店名。与众不同的是，门口有一对石兽，厚厚的包浆透着年代久远的古朴感。一楼门店两旁的高博古架上，陈列着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石头。这摆设，似乎与饭店风马牛不相及。这店，是卖石头还是做餐饮？当然，若带着这种疑惑上到二楼，定会感到震惊、震撼。”说到这，我只想说，再去信阳，定到平西路“山饭子”，一睹这食与石、食材与石材、美食文化与美石文化的完美结合，尤要看看“全鸭宴”中那颗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鸭心”。

信阳的美，非鸡公山、南湾湖、灵山寺、汤泉池等地一景一景，而是处处有景处处美：

“你在哪儿？”

“我在西河。”

“我也在西河，怎么没看见你？”

“我在新县西河。你在哪个西河？”

“我在商城西河。他们去了浉河西河。”

……………

大山有别，小河无虞。在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美誉、地处大别山区的河南信阳，有三个同名的“三胞胎”西河：新县西河、商城西河、浉河西河。

三个西河一个特点：牛气！

三个西河三个风格：古朴，新潮，自然。

三个西河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新县西河了。

新县西河以古村落闻名遐迩。

这是龚立堂《西河西河》的开头，借它来说信阳美的普遍、灿烂、奇特，再恰当不过。

我深爱的东方

王意初

我的故乡，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大河奔涌
卷起千年的泥沙与月光
我们都叫她——黄河，母亲的模样

那里有五十六朵花
并肩开在同一片土地上
名字不同，颜色各异
根，却深深缠在一起
像一家人围坐灯火旁

深山之中，竹影摇动
黑白相间的精灵慢慢嚼着月光
那是我们的大熊猫
憨憨的，像这片土地一样安详

而最让我骄傲的
是那一抹高高扬起的鲜红
缀着五颗星星，闪闪发光
它升起在每一个清晨
也升起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胸膛

那片星光璀璨、万家灯火的东方
便是我深深爱着的——中国
她的名字，轻轻一念
心里就暖了，眼眶就亮了

高山之歌

郭新予

一身道劲阳刚
展苍茫万象、浩荡气魄
起伏，是你隆起的青筋
逶迤，像你伟岸的肌腱
日月星辰
为你镀一层缥缈天光
轮回不变的诺言

碧绿如潮
枫叶如焰
诉说多少岁月情话
蜂鸣鸟啼
枝影婆娑
写不尽浪漫诗行
涓涓溪流
穿透谁弹的琴键，从
岩石的骨缝、藤蔓的指节
潺潺着，如乳液
以优美的侧卧，搂着
生灵万物吮吸
悄悄地，同
根系、草丛幽会聊天

深情地仰望蓝天白云
托风儿寄去思念的信笺
挽住摇曳起舞
牵住啁啾热烈
头枕季节的律动，感慨
沧桑起落、乾坤转换
以母亲般慈悲情怀
将时空的喧嚣与烟波
酿制成
风花雪月、辽阔天籁

金兰山上

邹钧

一块石头
为什么
要活成一座宫殿
蹲在那里风吹日晒的
不变换一点姿势
千言万语化为无语
清楚地记得
从它身旁经过时
我们都被大雪淹没



烟霞此地多 风俗犹尔雅（上）

——烟火东关里的人文记忆

陈功

站在漣河边上，看着老巷里飘出的炊烟与远处现代楼宇的轮廓交错在一起，忽然觉得，一座城市的灵魂，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共生之中。洛阳是这样一座城，它厚重得让人肃然起敬，又鲜活得让人心生亲近。十三朝的烟云在这里沉降为土壤，千年的文脉在这里生长为日常。我们谈文旅，谈城市发展，如果脱离了这份土壤与日常，便容易沦为悬浮的策划、失真的布景。

当思考聚焦到漣河——这个浸润着洛阳最本真烟火气的地方时，我逐渐清晰：文旅的真正动人之处，或许不在于我们“建造”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看见”并“照亮”了什么。看见那些深植于街巷中的生命逻辑，照亮那些默默承载着历史温度的人间烟火。它关乎文化，关乎城市，更关乎人——那些让洛阳之所以成为洛阳的、平凡却坚韧的肌理。

洛阳是一座被文化浸透的千年帝都，行走在老街旧城，呼吸的每一缕空气都带着文化的浓香。东关大街植根于老城核心、因更新而焕新的商业，不仅是洛阳这座城市成长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始终以根系传承、文脉传播的本心，与城市共生长，氤氲着这烟火里的人文记忆。

一个真正有价值、有品位的城市，必然有其独特且不可复制的魅力，伦敦、悉尼、香港、大理、洛阳皆是如此，不同城市的魅力内核不同，能量层级也天差地别。洛阳的城市能量层级之所以处于高位，远非一般城市可比，核心既在于得天独厚的地脉底蕴，更在于绵延千年、浸润骨髓的人文思想与文明积淀。一方面，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坐标，从夏商礼乐的萌芽、周室宗法的确立，到汉魏玄学的勃兴、隋唐佛学的交融，这里始终是中华人文思想的生发地与传承场。另一方面，黄河沿岸的沃土孕育了先民的生存智慧，秦岭地脉传导至邙山，经盆地形成能量集聚，黄河沿线能形成此类供人类繁衍衍生、文明迭代的盆地区域寥寥无几，洛阳与关中皆是其中代表。虽然关盆地面积远大于洛阳，但洛阳偏近中原、山河拱戴、水陆便利，更成为人文思想碰撞交融的枢纽，儒释道文化在此共生互鉴，礼乐制度、文人风骨在此沉淀升华，这份跨越千年的人文厚度，让其集聚效应独具不可替代的优势。

基于洛阳的城市能量级，依托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完整的历史延续，尤其是根植于血脉的文化根脉，叠加地上遗存、地下文物、民间民俗、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的多重优

势，在洛阳做文旅项目具备天然的可行性。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脉的源头活水，是洛阳文旅的核心根基与灵魂所在，这份根脉并非孤立的历史遗存，而是贯穿古今、滋养人心的精神纽带——从河图洛书开启的文明密码，到二里头遗址见证的王朝雏形，从龙门石窟镌刻的信仰力量，到白马寺承载的文化交融，洛阳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文化根脉的印记。洛阳文旅的打造，并非单一维度的呈现，既可以做新时尚、盛唐繁荣主题，更应锚定文化根脉这一核心，以河洛文化为主旋律，打造独一无二的人文名片，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的源头，感受文化根脉的生命力。

我们关注的点是什么？洛阳要做什么？答案在于兼顾两个核心层次，实现宏大叙事与底层人文关怀的同频共振。一方面，洛阳的文旅需要宏大叙事的支撑，这份叙事源于其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是汉魏风骨的慷慨、隋唐盛世的恢宏，是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脉核心的厚重底蕴，彰显的是文明的高度与历史的格局。另一方面，更要深耕底层人文关怀，从老城、漣河的烟火日常中挖掘人性温度，这是文化的沉淀，更是关于人的生存逻辑的生动诠释。成都的市井文化打造已然成功，洛阳既要有“宫阙万间”的宏大感慨，又

能在一点微光、一件小事中尽显文化与人性的光芒。挑一个初春的日子，让暖阳懒懒照在背上，想象自己是一阵别处的清风，偶尔经过这里，轻轻悄悄地打量它。要看，要听，要用心去感受。贴着东关大街走，你就容易走进这座城市的心里，但你不是老街的归人，经过老街，就像老街不曾被你经过一样。例如，夜晚东关大街小店里的一束光，是普通人对生活的坚守；塔西烧烤城卖传统馒头的老奶奶淳朴的话语，是市井烟火中的真诚底色……这些具象的场景与人物，传递的是洛阳最本真的城市温度，无论身份高低、境遇好坏，守住底层温暖与人性本真，才能锚定精神的根基。洛阳文旅的打造，就是要以这样的小切口，折射出背后的大哲学，让洛阳的文明载体既彰显千年厚重的宏大格局，又饱含直抵人心的人文温度，深挖人性中最深沉的部分——这份闪耀，既有光鲜荣光，更有历史的艰辛、磨难与沉淀，而洛阳的这份积累，远比诸多城市更为深厚。就像70后对《泰坦尼克号》、80后对《大闹天宫》《黑猫警长》的记忆沉淀，刻在骨子里的情感共鸣，才是最动人的内核。洛阳文旅，正是要找回这样的洛阳味道，让宏大与微观共生，让历史与人性交融。

（未完待续）